靜軒先生文集

題跋

跋詹孟舉千字文墨刻

正人不易爲楷書不易作吾婺源詹希原先生楷書在
國初推第一其人可知矣舜民髫年即知有先生而不得其遺
墨聞閱書林所傳小本千字文殊非眞蹟及遊兩京觀
宮𨵿大榜額以至都市大坊扁多先生在中舍時所題者先生
之楷書遭際盛矣此蹤本古廉李先生所刻舜民得之若獲重
寳撫州府同知吳君灝請復刻以廣其傳俾之圖神若雖貌以
筆與肥瘠不能全其丰而骨骼聳然轉圖轉在習書君子惟取
乎此可也

桂軒誦詩三百以之取高第躋膴仕凡其見之言行發之文章而達之政事一皆不違乎溫柔敦厚之敎窮經致用蓋有實效非徒口誦而已是以敭歷中外聲績粹然如美玉之無瑕至於此稿乃其緒餘也舜民同官之暇獲周覽之其間衆體畧具立意皆出人表無一句一言之苟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咸有焉考諸王宣溪黃耒軒二先生暨劉地官之評槩可見矣耒軒且欲推而內之盛唐直溯乎三百篇之上豈非深知桂軒之學爲有本與雖然詩自變爲離騷以來六義既荒聲韻日熾作者非一家評者非一人以老杜忠愛後世猶有稱爲村夫子而不甚愛之者使非山谷孰識其有三百篇之旨公桂軒年齒尚邁德業尚盛此稿一出而諸賢之品題已如此他日所續詠匝之富充斥錦囊其所以來後賢之品題又當何如也三復之

鈔則書以歸之

跋文公遺墨

朱夫子九世孫婺源司訓君楨索予所藏夫子遺墨刊示學者余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世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題廬陵王恭毅公遺墨卷右

舜民家食時知進齋以經明行修膺薦丞婺源卓有美政未知其爲公族子也及忝仕籍不特知進齋復獲謁公之子內翰商溪居士亦知恭公之名矣然猶未盡知公爲人何如也比覩刑名家所傳公建明諸例暨駁稿等編始知公經濟大略今又獲讀此卷益知公家教修舉非常流可及嗚呼公之行由近以及

遠舜民之知公由外以及內惜乎生也相後不得一親炙之爲快也卷中書凡十有一首詩凡五絕皆進齋未遇時得公所寄者書則公手筆言多規勉不及他私至於惻其不遇家爲學爲一事蓋屢及之詩則宣溪所重錄其言與書意相表裏不避舉親之嫌觀其所謂慨非只文穆爽簡薦何遐者可知矣宜乎進齋出而善其職退而全其名若尤不能忘公之教而保此卷也公固不負於子之賢進齋亦不負族父之望廬陵仕族如此者可多見哉舜民發源諸生感進齋甘棠之愛非一日故題于卷端以識吾私云耳進齋名謙字中宣其野墅見于卷末宣溪之跋讀者當自得之

書鍾呂俞君汪祥祖墓源流後

之俞君汪祥嘗以其不能爲孝友士也乎居於其祖墓傍之尤

譜既而懼其歷世久遠追思易憮乃錯其世次圖其墓形并錄其地之契券限界爲一編以示後人蓋自其遠祖宣議公以下凡九世焉夫祖墓先世體魄所藏如木之源木之本在人爲至重所當保者昔李德裕於祖墓未聞有記乃記其平泉莊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可謂不求保其所重而惟知保其所輕矣曾平泉之終不能保也孰兄弟能保其所當保如此後世子孫發此編而覽之以考其跡以保其祖墓於無窮與李氏子孫鬻平泉莊之記者不侔矧能保其所重則孝友一脉繩繩弗替則所輕于平泉者亦無往而不能保矣此編之功不亦大乎余忝姻婭喜其有此佳與因題于編末以歸之

書曲陽李氏世譜後

嘗讀西漢書見高祖封功臣百四十有三人其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然列侯不三四世往往殞身失國至武帝世見侯纔四人國
除諸功臣子孫自以驕逸抵法而漢綱之密亦可知也今觀曲
陽李氏世譜一世抱隱德二世當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以義兵建功授昭信校尉進武略將軍歷三世
而四世既以功進武德將軍又以節進懷遠將軍五世則功益
懋方進鎮國將軍荷
誥命之錫而來者尚未可量可謂世榮一世矣三世而上弟務
蕃衍四世則四人五世則九人六世則十有六人而來者亦未
可量可謂世盛一世矣嗟李氏世德之賢子孫之賢且多誠非
漢諸功臣可比哉我
國家崇報功之典又豈漢家制可及哉此譜之作諸[illegible]

所以或序或贊其談而樂道之也鎮國君孚載道敦厚長者余
自謫宦及今踰秋冬瀕南好學雅愛屏書此以歸之傳云丁公
世美入學兵權伊陟象賢復相大戊古人世官亦惟其賢不徒
世祿而已同志曰若此世祿世官之基也李氏後人尚其勉旃

書灝扇清風卷後

古之循吏治行卓異民不舍其去往往有留鞭截鐙攀轅臥轍
者觀民則政洽任久則恩深也西軒陳先生爲貴州按察使於
民不可謂親設施僅半載遽以風望移雲南於任不可謂久然
其去父老遮留號泣塡路備得一遺扇愛比甘棠其秀而有文
者又形諸詠歌裝潢成卷顧祿張樂馳送瀕泉舛民目擊其事
先正有言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先生以奇才厚德爲政廉明
視古之人誠無愧而其遺愛視古之人亦速而倍矣不然焉人

之譽詎可以非道干哉凡先生自入仕途令吾婺源者四載去
思碑至今不朽擢南臺御史者三載今司寇白公時爲都憲知
先生不凡特有章薦及改北臺出按浙江者一載遺愛肅然歌
謠傳播又於諸生中能知永嘉王內翰忠獻至今懷知已之感
擢山西按察副使者五載巡撫大臣及觀風之使章薦凡七上
今擢雲南左布政使勳望益隆六詔之民且恐其不久聽
召而去於戲先生名實加於上下久矣遺篇一事曷足以盡其
美舜民又先生遺愛中感荷最深者欲驗此卷當自舜民觀之

跋篁墩程先生往復三書奉呈彭秋官濟物

右二書歲乙卯舜民與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篁墩程
先生往復論朱陸二先生者也其夏舜民朝賀
還京抵京師因謁程先生先生曰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論予

之書意大略得之矣然鵝湖之爭議論不傳所傳者惟辯無極而太極數書耳古之人執經如讐議禮如訟一爭之間曷足以斷其道之同不同乎舜民因槩近思錄爲問程先生曰是錄首篇乃尊德性之事次篇乃道問學之事此正朱先生體道之功也舜民曰苟如是則朱陸二先生之學果不同矣蓋朱先生之近思錄乃淳熙二年因東萊呂先生訪其寒泉精舍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撥取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而爲之也錄成送呂先生過鵝湖而陸先生兄弟來會議論不合至於賦詩相諷其所以議論者雖不傳然朱先生體道之功已如彼而陸先生乃興之不合是則朱先生尊德性又道問學陸先生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曉然可見矣以所賦詩句觀之其時朱先生年近五十詞氣雍容略不以老成自居陸先生兄弟俱少年而詞

氣峻厲略無婉曲之意所表之不同亦曉然可見矣無惟于舜
民之狂妄也程先生顧以爲然且謂舜民可教所以開茅塞者
不一而足今隨牒萬里孤囚寂闃惣遇秋官金城彭公濟物忞
命鞫事于滇相見既久每公暇輙承啓廸一日論及余陸二先
生之學與鄙見頗合蓋公之所造者深其論有先得予嶷區之
所同然者舜民困錄二書恭呈且記程先生所以耳提面命啓
發乎舜民者如此嗚呼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伊洛大儒謂其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昔人亦以孔墨並稱則楊墨豈非當時賢者
然爲我疑於仁兼愛疑於義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故孟子不得
不闢之陸先生一時大儒誠不可與楊墨列論然學主尊德性
而不道問學以是教人與聖人博文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
廢矣此舜民所以不得不疑且惜而必以朱先生爲正也况

陸先生議論見於文字之間者蓋皆一語不自道問學中
乃尊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乎此舜民所以不得不發疑
而必以朱先生爲正也公論見程先生并言舜民自領教以來
此志頗篤倘不以遠見棄而終教之是所望焉

書二拙卷後

右二拙舜民所作分隸及韻語也舜民自少學詩不成詩賦不成賦固拙甚年近五十始學隸尤拙甚不過游心適興而已好事者偶得所隸以呈監察御史錫山吳先生遜之先生不以老婦拓枝見鄙反謂可進而見索焉與人爲善之心盛矣前輩字可傳多借古詩以傳舜民惡敢其進謟賢達多録己詩文以求教舜民願竊比之余及拜

萬壽聖節表文北上舟出大江人事頗簡因書所存記平生五

七言絶句近體古風長篇行賦共二十有六首軸為一卷冊中筆硯俱草草又重舜民之拙者也故題其端曰二拙而紀其後將以為先生獻夫玉在石中謂之璞鼠之腊者亦謂之璞先生才大德充器識宏遠至於詩文及字妙絶一時下視舜民之拙同稱作手豈非玉璞視鼠璞乎覽竟以之覆瓿斯為幸矣

書慕親堂詩卷後

世有純孝名者遠近士君子從而稱頌之歌詠之公論也今朝廷表異其孝行乃多在廬墓割股之流豈公道與公論有戾哉蓋孝一也而法令必究其實特以其有左驗耳其初亦未始不同出於公論也故為人子者可不得於公道不可不得於公論若休寧汊川吾宗文盛本之[illegible]者常[illegible]有詩且有文皆當世名公鉅卿之筆皆非公論之所在抑皆出於本幼失二親終身悲

慕不須刻忘惘惘篤行以保二親遺體誠爲純孝名著遠近者也舜民嘗登其堂深知其內行之篤繼讀此卷懷公道不能溥及於此府書之後以俟大觀民風者或有取焉

書東錄唐公墓誌挽詩卷後

右故封監察御史唐公邦達墓誌銘一首挽詩三十七首皆公平生實德在人耳目故諸作皆實無一字過者舜民自未冠即教公家塾因得從公之子寧波府同知希元山東道監察御史希凱二先生遊知公特深悵諸作猶有發揚不盡也公沒前一年是爲弘治壬子舜民以江西按察僉事赴考功過歙拜公庭下時公精神猶健不謂竟爾永訣後雖緘詞馳祭哀悰耿耿旦夕不能忘去年舜民丁先母憂里居讀禮同知先生裒集諸作裨錄爲一卷以縗絰在身稽延迄今始克應命嗚呼公之身已

矣公之賢德不可泯也矧諸作之存有足徵乎昔蔡邕平生碑銘惟郭有道不愧今諸作未敢必其一一如邕而公之不愧斷斷如有道可知矣讀者再驗諸鄉評始信舜民之不妄

書六松亭卷後

歲星明於上秀氣凝於下此天之所以生六松也得其情於坤霄聳壑之時發其狀於舐筆和墨之際此沈石田所以作六松也取其質之剛而理之直期其材之全而用之大此幸庵彭先生所以贈六松之圖而賛生友直所以名六松之亭也幸庵既又為之記一日賛生攜以過余寓陽寓館以幸庵之命俾同寓諸君子分詠之余因曰古六松如六七亭亭莊以重今日足風霜他年可梁棟二千年以寒其蔚蔚蒼蒼猶少之噫六松豈率然可稱者哉必不伐於斧斤不枉於尺寸不傲曲擁腫以自伍於

凡木先具其體而後可以言其用焉耳雖然立之喚[illegible]
匪之夢與不夢非所較也幸庵之意亦必不外乎此生[illegible]益之
發之蘭溪簪纓族有美質爲幸庵高第是其地不異於徂徠而
植之者不異於郭橐駝矣六松當知所以自立云

書重修休寧縣忠顯廟記後

右記詞冗拙甚然述吾祖唐越公之功之德無一溢美者遂
世宗先達克寬先生準資治通鑑綱目書隋大業中群雄起兵
兵起之例論唐史不當以賊名加公而程篁墩先生又以秦吳
芮漢竇融比公大義炳然真如日星則舜民之記非子孫之私
矣休寧西門之裔有徙居其邑之汪關曰珊者得公遺像摹之
于卷將求世之名筆以贊詠之而謂舜民當具行實於其首簡
嶶不敢再有他說而錄此記以復之珊字廷珮乃江湖之彥亦

公之慈孫云

題雲水山房卷後

吾宗休寧之汊川有孟藏先生者嘗扁其讀書之室曰雲水山房求詠于士林諸君子詩未滿卷而先生捐館其子龍復遍求之以成先志且欲予爲塡諸卷尾之空予自童年聞先生文學之懿及觀先生所編汪氏文獻錄知其有功於宗盟又嘗過汊川觀其所謂雲水山房者固無恙而先生竟不可作不能無感慨焉今觀龍能拳拳益彰其父之美則又不能不樂先生之有子矣敬書此以歸之

跋飲中八仙圖

杜少陵飲中八仙歌人不數句而各盡其豪放之情趙松雪横半絹從賀知章至焦遂次第分之上書其歌下畫其人亦不數

筆而各盡其豪放之狀少陵詩歌多矣松雪獨書此兩盡之豈亦有意八仙之豪放邪八仙天性也若陶靖節之縱飲則以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故放於酒也松雪親有宋之胄胡元非堯舜之朝欲輕舉上承旨而放於酒則書畫歸去來兮辭以爲之圖尤美矣而獨有意乎此或一時之筆而未之思乎雖然此歌也此書也此畫也并見一圖不曰三絶不可也余姻家孚潭許君尚志什襲藏之容臺卿君求呂公書其後而詠以詩一日復出見示賞玩間有指圖末既著趙孟頫書款其下而行外不當又加子昂二字以爲贋筆者余曰不然嘗見松雪書畫多以字行而此圖以名著必有脉者將謂後人不知爲松雪故繫其子云爾揔以見此圖之眞也若贋者則必徑以字行矣余竊爲之跋因并及之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說　箴　銘　贊　傳

守業說

游於吾宗世姻也游處士思偉裒然故家人物余族父成都守文燦官御史時嘗請翰林學少卿汪公文舉大書守業二字贈之未有發其義者或曰處士承大父闕成公父慶華公之蔭因其基而堂之因其留而樹之因其詩書而誦讀之植立門戶著名鄉邑守業之字可謂稱情者矣既而處士復求說於余余應之曰守有二義循途蹈轍益振前修者謂之守因時制宜不失舊物者亦謂之守業亦有二義事克成而已然者謂之業亦有次而未成者亦謂之業士庶之家業所當守固[illegible]不外乎或者

所言矣苟必盡如其言則處士之祖父豈無有欲未成之業而處士之躬又豈無因時制宜之守與且業之所以能守又必有道以爲之主非徒爾也勤以植之儉以節之孝義以本之問學以充之積善以培之則業不惟可大而又可久矣處士博雅儒者守業素行允契於斯道余之說豈故贅哉特以告其後人云

尚友圖說

或有問於余曰幸庵先生尚友諸葛孔明陶淵明非一日矣今而圖之何邪余應之曰耳聞不如目擊之真也曰淵明去今遠孔明又遠圖之肖邪否邪曰世人爲此圖多矣百圖百同必有所受余固不敢必其肖然其忠勤之度閒雅之容儼然可掬也前懷出師表歸去來辭一日讀再過想像其人再展此圖宛然心目間矣哉又曰幸庵自言得志則當爲孔明不得志則當爲

淵明是以出處許於淵明孔明非不處淵明非不出也余曰梁父之吟其處以時然知帝室之胄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舉孔明之盛莫如出出公田之利其出以貧然以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舉淵明之盛莫如處也先正朱子作綱目於三國鼎峙之秋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書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書丞相亮受遺詔輔政書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貶右將軍行丞相事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出次成固伐魏圍祁山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於宋業方隆之日書晉徵士陶潛卒一出一處其所關者大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樂夫天命復奚疑又其第二義也又曰孔明淵明在漢晉末誠爲巨擘然與其論士於三代之

下孰若論士於三代之上孟子論尚友以一鄉一國及天下善士爲未足又進而尚論古之人焉所謂古之人君則堯舜禹湯文武臣則臯陶伊傅周召師則孔顏曾閔是也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幸庵何舍此而取彼邪余乃終告之曰此正幸庵善於尚友也孔子大聖人其尚友皆古大聖人可也然一則曰竊比於我老彭二則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不過商賢大夫古之闕人而已孔子之尚友非幸庵之所當法乎且孔明嘗自比管樂矣淵明亦嘗自比晉黔婁矣而孔明淵明心迹之正聲光之茂歷千古而益著回視管樂晉黔婁何如也古人高處率非今人所易及幸庵所以友其人者師其高而已矣因迹以求其心反身以兼其善能使孔明與淵明復作引爲披襟不敢爭先而後世之言尚友者又將不在彼而在此則此圖於幸庵不爲

熊稱吳武若遠鎮相示以余說終篇用敢識于簡末云

忠說

忠道大矣古聖賢皆忠歷歷可攷厥後忠經亦有忠君冢臣百工守職非人之分豈特臣於君而已哉若對于之辭言則忠為臣於君當然也蓋忠者盡己之謂事君而不盡其心則奸僉欺詐之賊耳非臣也史傳諸臣有大忠有精忠有樸忠有毀家之忠有殺身之忠有激忠有憤忠有小忠有愚忠有懷奸不忠又有前忠而後不忠一事忠而餘事不忠者忠則可貴不忠則可誅如熙自可猶余睎宋文山先生大書忠孝字其可以勵世之為臣者於是著忠說弘治甲子長至日新安汪舜民書于嶽城兵備行臺之東楹

孝說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皆孝經雖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分言之究其極通乎天地神明能盡道以事天亦孝也豈特于事親而已哉若對臣之忠言則孝爲于事親當然也古之人有大孝有達孝有至孝有純孝有中孝有小孝有生孝死事以孝有越禮加敬以矯情傷生致毀以干譽之孝有悖逆不孝又有不恭父母而孝衆於費于存則不顧其養歿則求乎祇纔飛之㦤以爲孝而徼高貲若孝則可法不孝則可罪如晉壇不得余臨宋文山先生大書孝字愛其可以勉世之爲子者於是書孝說弘治甲子長至日新安汪舜民謹于彭城兵備行臺之西堂

御史大字說

汪姪尚和冠時內翰程篁墩先生字之以行簡之命其門人

今進士李君彥夫爲之說余讀三四過既喜其字之當而說之備矣復詰之曰尚文質夫尚忠恕夫尚禮敬夫尚謹肅夫非乎之凡尚義宜夫非乎之弟乎請易以節夫字之取義在節而不在之未必非篁墩與彥夫意也古云字依於名字以表德又云名有五取於父爲類今易一字以從諸伯仲亦有類之義矣八元八愷猶曰總號若四乳八子已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之分漢以下又有陳氏二方韋氏二將馬氏五常之類不可枚舉亦未必非古意也於是尚和躍然喜且欲得一言以紀之於戲和諧也相應也樂之所由生也節符也以竹爲之而有程所以示信也禮之所以序也晦庵朱夫子曰嚴而泰和而節斯言其至矣尚和年方壯讀書好禮修身謹行欲敦孝友以爲家政而於名與字不苟如此其進安可量哉莊周云

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又偏重於節矣尚和其擇之

得之字説

昔聖人謂參也魯宋儒程子以爲參也竟以魯得之余宗叔沙溪有庠生曰魯者初冠時賓字曰得之亦既有年矣一旦求説於余余應之曰魯爲鈍非質之美也得者得乎聖人之道所謂曾氏之傳得其宗是也聖人之道豈魯可得者故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蓋謂質雖魯而學誠篤所以得乎聖人之道非謂以其魯故得之也矧生名魯而質非魯苟學曾子之所學豈不得曾子之所得乎學之將何如三省以自治也弘毅以爲仁也以親喪爲自致以孟莊子不改其父之臣之政爲難能養志而不獨養口體以爲孝也託孤寄命以至大節不可奪以爲君

守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則稱之堂堂者則外之以取友也慎終追遠化民之道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為政之本也得其情而哀矜勿喜為士師之心也此皆所以得之之功也聞一貫而知忠恕臨終啓手足而知免此皆所以得之之效也曾子遭非其時雖不仕而體用已具生當文明之世作養有年他日發身賢科以齊驅仕學曾子之道而措之天下無不可也視彼司馬相如黃居難之輩豈不大有徑庭乎生再拜曰先生之說偉矣請佩服而躬行之

正己軒箴為吳以正作

心志情性此其內也於焉正之非禮不萌瞻視衣冠此其外也於焉正之非禮不形坐必如尸立必如齊靜而以正鑑空衡平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動而以正本立道生父子兄弟正則足法

察寬猛小大正則相宜規矩準繩自治既正豈惟州里蠻貊可行
苟爲不然無其本矣謂之正已奚取虛名

月窩銘爲王歷亭作

表表王君有此月窩名則美矣義也云何昔之安樂手探月窟
惟窩之銘與窩同物或曰噫窩非取姤文月如冰鑑窩如斗筲
一塵不干虛則生白默坐怡神夜氣以息啓易之圖玩易之辭
方寸了了娥娥奚知余曰君哉江湖之表藏修于兹縉紳交羨
君既好古必窮其原月窩榮矣尚躡天根

故族祖存政翁像贊

於惟我公才邁氣充隱居行義光裕業隆敬想高風端拜遺像
百禩之英鄉天之望

柄五翁母窩真贊

脩然其髮烱然其臆端莊靜雅淑美且都觀丹青之狀其外誠不失於錙銖矣至其功在教子賢在相夫德擬良玉操潔冰壺則丹青於其內又豈能模也哉然則欲知孺人者先察其行後覽此圖庶知其著於外者乃內之符爾噫此其所以雖失偶於中途而卒收福壽於桑榆也

葉詩作董亦樂翁夫婦贊

衡門之下碩人其頎翩翩似次無非無儀女且吉兮琴瑟友之宜爾子孫福祿如茨侯翠侯梅山有蕨薇不稼不穡可以棲遲貽厥孫謀維德之基君子偕老萬壽無期

族伯母奎二宜人江氏遺像贊

其存也雖族姻鄰里亦罕得而見之但稱其爲女而淑爲婦而貞爲母而慈至于壼內之政莫不秩秩就整而咸得其宜其致

也無老幼號戚舉追慕而興悲且幸其有女宜家有子幹蠱有孫克岐至于身後之業莫不津津向盛而惟德之基其存如彼其殁如斯則丹青之狀端莊靜雅或者得其庶幾

賛許寧陸阜吳世現以道行樂小像

不章可矣孰與乎脫巾散髪之狂不逢彼孰與乎袒裼裸裎之陋乎悅閒於汗雨浹背之餘蹴踘棄於濟公落魄之後噫斯人也而有斯像也豈非悅于爲樂而思仍其衣冠之舊也耶

賛族伯父盛一公希鑑先生遺像

孝誠于親友篤于弟先生之大行推斯以余勸俶于鄉忠信于鄉先生之令名於斯以立慎獨有號頤伊川主敬其功同知崇有儀較顏氏家訓其旨一本[illegible]訓圖以齊人其[illegible]用也不問其何者爲戚何者爲疎積善例此吁以稱其[illegible]不知其說謂

之子孰謂之婭嗚呼拜遺像於此時者素履於昔日然後仁
義道德之風在人或稱其名在先生則歉然自足也

斗山俞公太保贊

此斗山靜逸俞處士之像也年七十有四[illegible]字之皚然也如
山將子之瞭然也如月容顏之瑩然也[illegible]之皓然也如
雲詩書之粹也設帳授徒如馬融道[illegible]鄉行義如王
烈噫處士之為處士也如此此其壽之所以益高子孫之所以
益盛而諸福之臻也所以益全而無歉

鍾馗贊

此我
憲宗皇帝御筆也太學生蒙化左親得之錦衣百户孫玉以遺
江右出以示臣謹稽首頓首為之贊曰陽動陰靜屈伸往來日

神曰鬼傾覆哉培跪謂鍾馗能除虛耗夢中藍袍因言其號

聖皇御世其鬼不神猶假斯圖·

寶輪璘璘海内外長養生息百邪不作歸于有極

道全兄寫真贊

此族兄道全先生年五十以前所寫真也觀其顏貌之犂然則今日之皤然也可擬望其氣宇之軒然則今日之溫然也可期原其才識之超然則今日之爍然也可見本其心術之坦然則今日之泰然也可知噫發揚其氣宇其外也才識心術其內也册書若固有能爲不能爲至若鐵畫銀鈎愈老愈健被諸縑素揚諸金石在今日呼爲趙松雪豈非歷數百載而一時也與

族叔祖茂通公遺像贊

知識之面如銀之髭如燭之目如翠之眉此余之所追想而詣

工之所庶幾正直之談果毅之行衣裳之襲詩禮之盛此畫工之所弗逮而余之所企敬於斯畫工得其外余則兼其中畫工保其形狀傳百年而可久余則知其子孫歷百世而益隆後來者以余之言驗畫工之筆則所謂德義可尊容止可觀者豈不可必其無窮也與

龍贊

白雲一窪鱗甲深藏于斯之時其體以立亦地千里頭角崢嶸于斯之時其用以行易曰以潛身也此其體之立所以豫書曰汝作霖雨此其用之行所以著噫龍之爲龍其於君子之道亦庶幾乎

汪照磨遺像贊

此余宗兄達順天府照磨承華公遺像也公初以才德兼備應

詔而起得壽僅四十有三郎世今四十有七年矣其孫鋋克紹家學始請余爲之贊曰其才也充其德也良其學也粹其名也揚其位也不顯其壽也不昌其存也所謂栽者培之厥理雖爽其沒也所謂保乂爾後厥效已彰宜其歷年愈久而人之企仰像也愈敬愈慕而愈不忘

汪處士伯達寫真贊

此余宗丈伯達處士之像也器度雅逸無塵俗之態衣冠蕭淡有古朴之風出則覽江湖之名勝歸則樂田園之從容桂子其以象賢蘭孫足以亢宗齒之尊也超耄耋之境福之等也備其壽之隆處士之爲處士也如此宜其繇今以往坐陟期頤而享太平之樂於無窮

璿溪金公像贊

此前文林郎知汲縣金公彥初之像也器宇昂昂其般瀏之六瑚與文行卓卓其丹山之孤鳳歟地治一同職舉六事其用世之昌與遠諭不起秉德不回其邁數之奇與至於保乂爾後其詩禮之澤箕裘之緒三四傳而益盛謂天齒其躬豐其世然與非與

文遠于公像贊

此今致政武略將軍于公文遠之像也望之其氣昂然知其有廉頗之勇即之其容粹然知其有鄧禹之仁熟韜略審弓矢不以昇平而自佚說禮樂敦詩書不隨俗是以自畀生財如陶朱而平生多傾橐救務之善設客如孟嘗而門下無雞鳴狗盜之部將軍之爲將軍有如此是宜其在官也軍政克舉而士卒畏其威懷其澤其退休也縉紳增重而子姓仰其蔭紹其芳他日

年彌高德彌邵福履之全有隆而無替人之覩此像者安得不
肅拜起敬也耶

武十四公賛

此宗先達武十四公積薪之像也覩儀形於昔日也忽焉如夢
拜遺像於此時也宛焉如生詩書禮義之澤在後裔也斐然克
而發處忠信篤敬之施在鄉邦也名愈久而愈彰喻德多業為
今猶嚮人之牙頰寫與多往句時自出己之權衡嗚呼公豈稱
之往哲其真為陳寔之弟王烈之兄與

充山汪母像賛

此汪母程孺人歿既八十年其子文赫郎知縣孫自綸蘇覓想之
像也庭母不及其子之貴也故準也有捫殁之異丁母不及其
子之養也故闕也有刻木之傷孺人其庭母之待與則道之覩

準未弱冠而孺人之傾棄為太早孺人其丁毋之儔與則道之視闈已耄耋而孺人之垂麻為尤長於乎此圖孺人不亡惟其德厚故其譽彰惟其躬之既薄故其後之宜昌

汪口俞君樞保像賛

曰孝曰友曰忠信一鄉之善士也既富既壽既康寧五福之全人也無榮無辱無羨非生前之逸樂也有子有孫有曾玄身後之餘慶也嗚呼公邪人有一於此可謂難矣矧公皆有之邪人之瞻公像者當知公爲不可及矣又安得不改容而起敬邪

唐司訓調元像賛

此郡博文江唐先生之像也蒼松古栢其姿與光風霽月其懷與長江大河其文與精金美玉其行與行雲流水其思與春風化雨其教與簪纓袍笏不足以榮其身而片紙隻字往往見鍾

于公卿士夫之賢者斯人也謂爲唐之鄭虔宋之梅堯臣其然與其否與

畫猿贊 有序

死猿也我宣宗章皇帝御筆也雲南按察司副使臣新安汪舜民謹稽首頓首爲之贊曰其臂也通而不[illegible]其身也輕而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難樂如悲其緣也雖險如夷猿之爲猿與此可謂[illegible]之[illegible]與鳥獸魚鱉以咸若託乎深山大澤而自宜豈一物之獨[illegible]是固海之雍熙不然何以勞宸翰于萬幾之暇而成此一段之奇迹與

黃主簿贊

北歙簿弋陽黃君廷實入

覲侍漏之像也袍笏儼然惰慢無從而作環珮玎然非僻[illegible]
而入本其中之洞洞屬屬宜其外之戰戰慄慄備而思欲陳獻
之利病仰而瞻欲疏致理之得失爽若其行寬簡雅慎又非
於進旅退者所可及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傳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吾於斯圖蓋將驗其語而述其贊與

戴廷德處士夫婦像贊

此戴廷德處士之像也簪纓之胄詩禮之宗林泉之彥江湖之
離懿行乃心之存善富乃天之豐有子以家其業有孫以覺其
中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鄰邑上下莫不稱其祗法供賦而不忝
况人之忠隱深衣幅巾其氣雍雍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誠
宜其享福於無窮也與
此戴廷德處士賢配吳孺人之像也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秀

其家既富而儉不渝其年既耆而勤益懋其行必師古克全婦道毋儀之良其妝不從時俗守故家大族之舊其所在雖耆婦不形于娣媵而慶則鍾于嗣續噫而今而後吾知其德益崇福益隆子孫益盛于以輔佐君子而同躋于上壽也與

孫封君像贊

此故封君文林郎道陂縣知縣孫公壁完遺像也龍眉犀貌四皓之同儕積善行義王烈之比肩也勤儉起家任氏之善當孝友立身張仲之齊賢也讀書强記李隨州之繙繙劇談對客土嘗嗜之諷諷義方教子賢尚鈞之拳拳也噫公之爲公有如此是宜其簪笏滿牀而沐先寵之封享遐福之全也是宜其蘭玉滿庭而澤足以裕後葉足以光于前也

游思泰姻大贊

此姻丈游處士思泰遺像也心胷坦率撫履端詳行重乎族黨才適乎鄉邦早年幹蠱而志既立中年創業而家益昌其晚年也雖老乎日昔而積善之心恒孳孳以不忘此其深衣幅巾所以起敬于人者無替而蘭芳桂馥所以衍慶于後者未央也與

閩張憲僉遺像贊

此余江西同寅憲僉張公希白之象也與余別一載而致政又一載而不祿迨今又九載矣展而拜之儼如平生感慨何如哉其子庠生天衢請爲延贊曰疎眉廣顙器宇昂昂此余之所記亦盡筆之可彰雄才博學憲節琅琅此余之所讓非畫筆之可詳乃躬未宏乃嗣[illegible]微顧槪隂之滿庭蕪斯像之不亡

歙新州葉廷[illegible]得樂圖贊

此鄉友葉君廷美五十歲時所寫真也然又八載矣其鬚翛然今白者多也而瑕斑減其眸烱然今猶歷歷也而精神無減其才知表衆然今[illegible]事熟也而未嘗見其可稱其氣度諳諳然今接人衆也而人皆知其可敬其儀訢訢然其鶴𤨏𤨏然其山川草木潑潑然今皆如故也而其行樂也彷彿乎[illegible]之師詠浙人也其真江湖之[illegible]與不然何以尋芳探奇而擅風月之興

許宗大[illegible]

此歙西許君綵大年三十時所寫真也詩禮在庭孝友在躬穀然其外坦然其中瑤琴錦囊白雲蒼松樂哉壯志對此春風

竹坡直叟傳

叟姓金氏名規字玄和休寧瑠溪人宋太保大丞相[illegible]議參[illegible]中公之玄孫元都稅司使明德公之曾孫

國朝汲寧彥釗公之孫蹈齋御史三樹公之姪後圃先生之次子也習纓詩禮望于浙安叟獨抱隱德濟於世味醇愛竹植于溪之南坡将命僮擕琴鶴一遊以適其興因自號曰竹坡直叟蓋其性直不能骩事接人無姤阿態居家事父母極孝事兄極恭兄殁遇猶子極有恩意凡財帛之蓄無毫髮私訓諸子若孫一以禮不少姑息故門閥日盛居鄉彰善癉惡無所假貸族有犯侵于人者必倡衆論之有不韙者必辭義責之故里俗亦仁厚此其直之明效也竹方茂叟年方六十有七康寧如少壯人其樂方未艾君子雅重之

静軒曰人之生也直叟之直可謂不失其性矣植類理之直者莫竹若叟之愛竹將以比其德與余嘗聞叟直既而訪之又嘗見其所以直且嘗過南坡徘徊竹下知其非泛泛溺情

于物猶叟之於竹其百丈之篪千丈之簳乎若筆箑之壽籥篌之小笛簫之末箏簧之微皆不足言矣所謂南坡若其昆侖之北谷乎若渭川淇澳以下亦皆不足言矣竹之直皇多有之叟之直非尋常可得者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叟豈徒直者哉其必兼進乎此弘治壬戌人日撰

汊川汪氏三節婦傳

休寧之汊川汪永慶妻孫同里故雲隱翁女也永慶沒三子勝芳生芳蔭芳俱在繈褓孫年二十八貧窘甚紡績織絍撫教其子終無嫁意年今六十五永慶從姪道夫經明行脩而早歿其妻程年二十四撫其子黎鯨方就外傅不幸繼亡人有慕其德者若百計欲奪其志程剛之悍遂縊而死嗽夫妻[illegible]

而歿夫没哲嗣守節撫孤眼俾成人識其父不詩能力學祗行以養母二程亦升聖人出宋端明學士洛水公之族時稱

汪氏三節婦

宗人鯆溪静軒曰婦有節難也一門三節尤難也究其節之所以立其志若矢懍慨殺身者若子無嗣從容就義者若子保孤其所以貽範褐叙泥芳湖壺則一也新安詩禮鄉志稱女子正潔不淫然一門三節亦罕見汊川汪出吾鯆溪遷自回嶺及休寧西門回嶺在元李饒州路治中元圭之母及其子若孫之婦並稱一門三節矣雖生有先後不并同時者書貽于人之耳目其為吾宗之盛美則一也近修郡志採之行實不泯二程以鄉邑無報章而湘然而天地間真貫學可掩抑他日與回嶺之一門三節同垂竹帛可卜矣若夫

國法女婦自年三十以下夫亡守節至五十以上不變者必旌
表則有司存弘治壬戌春三月下旬著

盧貞婦傳

貞婦姓汪氏名鑾音歙人浙江按察僉事公仁夫女工部盧主事君桂飛配也在室早聞詩書之訓僉事公愛之嘗曰此女必以嫁官人年十九主事君聘以繼室盧為嚴之淳安世家其接境而近貞婦既歸甚有婦道主事君旦夕畢力於公而罔顧其私凡家務巨細區畫皆出貞婦其淑慎之姿貞靜之德敏解之行一時縉紳家率以為非及也主事君三載考績用推貞婦荷

恩封為安人未幾主事君以部檄推覈荊南甫道窮而卒貞婦在京師聞訃哀慟欲絕攜幼女歸淳安以禮迎柩其夫家守節

時年二十有一聞有以其青年早寡且未有子疑其不能一志者貞婦嘆曰婦道從一而終古之人之死靡他矧吾生也僉事之女歸也主事之婦綱常之道聞之熟矣人胡不亮我心哉於是聞者敬服浮議遂定貞婦乃屏銑綺去粉黛盡孝敬以事其舅姑如夫存時且悉以己奩具嫁夫前室二女既而姑沒又脫簪珥以盡祭葬之禮久之其家業益落諸妯娌又悍戾太甚貞婦不堪其逼迫僉事公乃强迎歸歙貞婦斂蹤跡依母氏以居撫訓其幼女既長弟庠生孟進等爲擇嫁于都憲程公好禮之曾孫濟貞婦歲時設奠祀其夫哀毀切至冰清玉潔不渝初心者近三十年矣歙淳安人咸稱之曰貞婦僉事公名山學行純粹主事君名鴻亦名士云

靜軒曰昔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酅以奉宗廟

春秋賢之者紀亡宗廟無所於祀猶幸有鄰可歸也今盧氏之宗雖衰其祀不廢而貞婦之身則無所於歸使不棄淳安而歸于歙則莫能持其節而自立矧更二喪嫁二女爲婦爲母之責大略已備兼有幼女宜圖其後邪是則貞婦之節不惟有以守之而又有以處之方諸叔姬蓋異轍而同至也僉事公有女如是主事君有妻如是九原瞑目矣他日觀民風者尚有徵於吾言弘治壬戌四月下旬著

無妄軒傳

三山鄭氏有無妄軒者𡖖其名叔亮其字湛如明鏡者其方寸峙如喬松者其狀貌利如錐之在囊者其才美如玉之在璞者其行經傳子史與夫諸家百氏其博齊易其本業也麗如春葩暢如浮雲者又其詩與文也居家以孝友稱擧于鄉爲第二人

登第試政都臺爲名進士比主戶部事清理十三布政司勘合提督內府供應及渾石橋大壩上等處馬房草運罔不盡其心三載考績膺
敕命有端愼勤敏茂著公勤之褒贈厥考如其官厥妣偕安人晉奉
璽書督軍餉于山東諸路綜理得宜故兵不乏食民不告勞又晉督理通州糧運惟公惟廉及瓜所觸狀乞借一年監督德州倉公廉如通州既而進員外郎又進郎中奉
璽書總理宣府糧儲懲權貴尋併之弊一出一納蓝以政而繩以法人雖不敢干以私然怨望者多矣三載還部視事適四州歲歉建救荒之策寢鬻爵之議民賴以活者衆於是聲望琅然遂權貴州右參政未幾昔之怨望者以計中傷之謫知廉州府

雖瘴鄉處之裕如勤政事慎刑獄恤民隱興學校吏畏而民愛巡撫大臣劾薦之謂其功業收之桑榆可必也歷三載上其績未至考功而没得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知之者咸曰悲哉失此佳士子垠世其業爲郡庠弟子員學行尤粹將來遠大未可量集其遺稿狀其行請監察御史林君廷玉銘其墓諸孫皆俊偉人又咸曰死而有後可謂不死矣鄉邦重其名兼避其字稱無妄軒至于今云

論曰昔子游以文學名及其爲武城宰能教以禮樂且能知澹臺滅明之賢政事之美也可知後之名卿乃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是判文學政事爲兩途矣厥藏王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安有積於中而不形於外者哉若無妄軒者述其平生濂洛關閩體適用於文學政事而有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昌厥之不宏天也抑將蔚其嗣而豐其後亦天也志三山人

物者當有徵於斯言正德丙寅中秋日撰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静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行狀　墓誌　墓表

明故處士程公周生行狀

處士名周生字生亮行俊一婺源之溪源世家也祖尚賓父玄珠皆鄉先達處士生洪武己未九月二十有七日自幼天資秀發明敏異常少長遇事有才略爲鄉名人洪武末玄珠公充漕運百夫長是時河道梗塞役者多不返公以身老役重恐弗克濟處士年方弱冠乃慨然曰趨上之事而赴其工忠也服父之勞而幹其蠱孝也忠且孝我於義當往况吾祖宗以來累世積善必無虞及往果竣事而還玄珠公大悅鄉邦稱之後又充糧長驅馳兩京未嘗憚勞其所催科惟足公家之稅而已無過取也玄珠公即世處士服喪過哀宣德初有司者以處士公直擧

爲耆老鄉民訟者往質焉處士是是非非片言剖之皆得其情
雖親暱亦所不容故人莫不悅服凡有籲詞不願之官而願于
處士之庭者比比號曰周生御史蓋以御史糾正時弊人之所
憚處士之爲耆老亦如之故也晚年付諸事於其子存善坐享
高堂備膺厚福人所罕及天順壬午三月初二日歿于正寢享
壽八十有四配汪氏乃舜民之從姊姑也孝舅姑和妯娌勤儉
持家爲閨門楷範生洪武丙辰先處士三十年卒至是與處士
合厝于石倉之前負甲面庚實爲佳兆子男二長即存善次存
慶孫男四士壯士奕士昂士遷曾孫男四璠瑄生于處士存日
璀琰生于處士之既沒璠之婦舜民女兄也子而孫孫而曾貧
棄世業視處士之存爲益隆非處士有積之厚何以致之舜民
生雖後時然而忝通家聞處士之行甚悉懼其久而弗著也謹

狀其梗槩如右庶使當世巨筆大書以表處士之彂者有足徵云

明故處士黃應夫墓碣銘

休寧之五城有處士黃應夫者蓋居鄉行義之士此其墓也葬既三十年矣其子壽乞始克介其宗人世瑞君具行實謁余序而銘之序曰處士諱順應夫其字也其先由晉太守元集公家新安遂爲新安著姓歷十七世至文漢始遷五城又十世至逢原仕宋爲奉順大夫其派以盛處士六世祖也曾祖能祖員考佑世有隱德爲鄉閭所稱重處士之生承奕世積累之深且遠克率詩禮不儕于庸凡既而佑翁蚤世處士以弱齡遭大故而喪盡哀葬祭皆盡誠遠近賢之奉母某恪盡子道及執後喪益虔其敎子孫一以謹厚忠信冀不墜于前聞其治家惟勤儉是

尚故能廣理田廬益大其先業其處鄉閭甚樂易不爲驕諂態與人必誠遇貧弱必加賑恤故人無長幼高下多親慕愛戴之其爲人溫厚篤實一語默動止亦不苟其享有壽富康寧宜也景泰甲戌六月某日以天年卒距其生洪武戊辰爲壽六十有七娶同邑會里程氏先處士若干年卒葬與處士同所繼娶汊口范氏後處士二十有七年卒啓祔處士之竁二配俱有淑德子男三長忠慶次帥壽乞次壽昌俱克肖處士爲人女二長贈適某人與忠慶皆程出次蘇適某人與壽乞壽昌皆范出孫男十某某某某某某生于處士存日某某某某某女一曾孫男十二女五皆生于處士之既殁其葬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邑之何坦嗚呼若處士者可謂上培祖先之蔭下開子孫之基生有餘福死無遺憾者矣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鄧林之木兮貞託根也深而倪崑山之玉兮其抱質也確而溫木不染楳兮亦不災于犧尊玉不瑚璉兮亦不罹于炎炎枝葉永茂兮山輝永存千載不朽兮我銘斯窀

明故德化縣知縣汪君墓誌銘

此文林郎知九江府德化縣汪君時用之墓也君諱琦時用其字祁門踣溪人祖仕政父輻皆潛德弗仕君幼嗜詩書性沉靜類成人仕政翁鍾愛之八歲隨母歸寧從舅方文炯氏奇其器識妻以女弱冠篤學有聲以輻翁廢視訹侍不敢離左右遂絕意進取仕政翁勗之於是復業舉子爲邑庠生蓍試每居首選天順己卯丁外艱哀毀逾制兵部侍郎同郡吳公永清致政里居延君訓諸子若孫遠近執經就業者報君敎人必以道不徇俗以爲模範故從遊多所造就若辰州府知府汪君正與吳公

之子福建鹽運司同知紳順天府通判紋孫監察御史瀚皆其高第弟子成化乙酉君以春秋領鄉薦五上春官皆弗利卒業成均歲辛丑銓試優等授知德化其治倚郭又當大江之衝土瘠而民貧君下車樂易覺平每以廉節自勵不傷財不害民不唯唯以奉上不赫赫以立名民賴以安濵江水溢人多逋逃督稅者不能償甚至瘐死獄中而子孫猶不免縲絏君緩其刑覈立簿書條陳家世之美及累年積負之狀勸募於人不數日所負悉償郡上其事三司移文獎勞以旌之歲壬寅洲民田舍俱沒逋逃益多時催科甚嚴君惻然曰寧罰已俸不忍重困吾民也縣使紛紜力役不給君請戶部鈔廠船料羨餘立雇役法民始少甦士大夫入謁禮於公堂不受私囑他如造浮梁備火患創倉廩建廟學編極務之保甲增卹虎之卒能表陳處士之後

并狄梁公之祠善政不一辭勁三司間委兼征船料君從往辨
減其三之一取足歲辦而已往來利之至於斷獄明慎而恕未
嘗因喜怒輒高下其手歷七載以母老累辭歸養民留止之歲
丁未始謝病歸囊無餘積不事經營惟勤惟儉上以奉慈闈下
以教其子弟孝友之政施於家庭及丁內艱哀毀尤甚處姻族
鄉曲無不盡情有不平者每以理喻之亦無不心服又與從凡
處州府同知谿協立義社并倡立耆英之會託詩酒以為終老
計晚年屢空晏不以經心而易其念弘治辛酉感疾危篤二子
本木泣請遺言各賦詩一首命藏之皆戒飭勸勉之辭以午月
六日終于正寢遠近哀悼無間疏戚距其生正統庚戌得壽七
十有二配方孺人素稱賢內助年今七十有一精力猶健本亮
幹家蠱木貢性頴異為邑庠弟子員女三皆適名家子孫男女

各二俱幼君初舉于鄉舜民已稔盛名歲戊戌始獲與君同上春官儔人之中仰挹餘論君往德化時舜民官行人餞君都門外比君致政舜民以御史忤權貴遠謫滇南聲聞不相接去年夏舜民纂郡志與木同寓紫陽觀知君操行老而彌篤又讀九江府新志載君名宦中有廉以處己惠以愛民至今民懷之之稱於是益信君居官之不苟方恨弗克再一請教不謂君遽不祿也木與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君容梓源其地背辛面乙爽塏僉聚扦為方孺人營生壙于其右且空其東西為日後子孫昭穆族葬之謀乃以鄉丈廣西少叅王君克温所為狀請銘嗚呼吾汪氏在新安文獻最盛而臨清之族為尤盛君又臨清之賢者惡可以不銘銘曰

科名匪顯顯在學充君僅一舉蔭價以隆祿位匪榮榮在才

茂君治一同百姓以及壽考雖貴貴在德修君逾七十素行何尤溶梓之源倬城鬱鬱君克全歸安處此室我誌壙石載隸豐碑君之後賢世世興思

明故吴處士墓誌銘

梓寧隆阜吴君以道卒既十載將葬于其里之[illegible]厥子鍠芳繼傑奉君凡以正君及其友程雪崖所爲狀泣求銘君與余子聰俱婿戴氏而聰之姻議實君主維也媾好不可忘乃爲序而銘之序曰君姓吴氏名世現以道字也其先望于其邑之敉寧坊再遷博溪至曾大父友蘭公徙今居大父菊圃公父審思公俱有隱德君自幼岐嶷迥異凡兒審思公卒時君甫四歲聞母氏泣輒悲不自勝及壯好賢禮士商吴越齊梁遨遊縉紳間知名士咸內交焉居鄉尤篤行義嘗爲萬石長斂納惟恪有司嘉

之凡有不便於民者輙為請于當道罷行之其從兄九越君卒乏嗣時有欲紹以異姓者君明宗法以匡正之尤好讀書嗜文墨所集有象賢八詠册又有思菊慕蘭感竹等卷皆述其先世遊樂之跡以示不忘者也嘗痛審思公早背弗獲承顏色作夢椿卷念其母孀居守節復取古人之似者曰孝女事親曰順婦乳姑曰貞婚辭聘曰孟母斷機以方之其所自紀者有雲岩勝槩有遊戲別册有江湖勝覽有行樂十題諸編弘治丙辰復泛舟江瀨偶得疾三日遽卒于逆舍距其生景泰甲戌享年僅四十有三惜哉戴氏善內助所出即鍾芳女瓊適閔天蔭燦適戴世山儀適金盛琢適新安衛使孫君之弟瑞鍾傑側室沈所出也吳鍾芳亦通聘戴氏銘曰

[illegible]哉吳君世家之彥繼述有方無思不善存哉吳君江湖之

英山川覽勝詩酒娛情嗟哉吳君一世之雄四十三年歲月
已晚嗟哉吳君百世之長刻此銘文蔚蔚其光

明故監察御史知桐廬縣事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相字希愷其先汴人南宋初有承務者官歙州因家焉至元季徽州路學教授元私淑考亭之學為東南師元生南游路學正仲實自歙表城門遷槐塘
國初嘗見
高廟于軍中有應天順天不嗜殺人之對具載五倫書仲實生趙王府紀善子儀三世皆以文學鳴人慕為小三蘇又一再傳而至先生幼岐嶷聰慧讀書強記終其身不忘性端愨不苟訾笑雖匆卒舉動必循矩度諸長者咸奇之少長入鄉塾將兄希元先生方從郡門王君琪受春秋先生數默趨與之偕王君曰

此其人志氣不凡遠到之器也郡守周公子建知之召爲博士弟子先生益自奮與希元先生更相警策旦夕不休由是博通群書嘗編集經題及作四書義筆稿積至充棟而三傳之精尤爲邃延所宗或舉經中一事即背誦而備繹其義聞者嘆服每臺試必居首名時婷民在先生家塾因受春秋于希元先生早晚兼承先生之訓不一而足成化辛卯先生擢秋闈高第已未登謝遷榜進士明年授知浙之樂清縣下車政令一新越三月以憂歸民舉送有垂泣者服闋改保定之唐縣唐隸畿甸以難治聞每奸民數人撥置官府或攜而訟之俾不得久於其職先生至首擒其尤者寘之法豪惡斂跡時官軍征西北賦役旁午值歲侵民憔多逃亡先生將撫亂設法招徠至不遑飲食定之則冊均其徭役民賴以安於唐人廢學科目久闕[illegible]

敕條畫勤惰曆月會而嘗懲之復選後傑者二十餘併習春秋暇則躬加督勵造就之未幾張舉人時劉進士汝爲繼出其後科名相踵多先生門下唐今文風丕變以善俗稱先生與有力焉甫三載當道以最書上薦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深懼弗任偕僚輩爲律會因訓釋之又編條例類要爲持法者式時獄民亦幸安先生之蹕備員河南道受敕尤多先生初巡東城兼督

京倉尋奉

敕巡居庸等五關修築沿邊隘堡工以數千計再奉

敕差盤山西等處糧草清補邊餉數萬嘗總稽諸道印及查九門軍士有中官怙寵撓法先生即上疏極言謂宜守法令以全

國體不然無以服天下心既而遭

廷詰衆皆爲先生危之先生不顧也是以直聲振一時歲丁未

滿考蒙
璽書進階文林郎封父邦達公如其官母妻俱孺人君以定省
父達將圖南歸未幾卽奉
命巡廣西時希元先生以鄉進士授寧波府同知從弟希説君
亦登進士各還故鄉袍笏一門奎壁相映人莫不榮之弘治己
酉先生自廣西代還都憲四明屠公揚於
朝曰唐御史眞知大體者民夷效順地方晏然皆其功也庚戌
春禮部以監會試官請居公卽屬先生董其事先生下令寬嚴
兩濟宿弊爲革而是科得人頗盛既而丁外艱服闋上京師因
廣西猺獞先冒
母后宗枝鎭巡三司等官俱被罪先生亦坐此落職河南之永
城丞時子詰以家學領應天府鄉書先生亦不以謫宦爲意在

五月永城民德之如慈父母相率數百人走千里乞擢先生知縣事而當道亦各檄章上薦矣無何邢莊公訃至先生即就道會癸亥五月也方盛夏冒烈日遠行遂得疾其冬營葬事復視窆終日立雨雪中既終喪而風疾作矣遂不欲出親友強之赴部屠公方秉銓衡惜先生久淹擢知浙之桐廬縣事且諭以資勞有年將下次顯用而先生歸志浩然抵任數月遂上章乞休于時藩臬多舊僚屢書勸止鎮巡諸公移文勉留命官代其勞俾先生卧治之一日先生以印畀署事者遂行既歸林下謝八年杜門絕客寡嗜慾薄滋味常掃一室瞑目潛思以養天咊久之得痿噤疾兒輩侍側有事咨禀而行則從容出一二語決之意有所適或為詩歌授孫曾代書嘗春和命侍者扶掖遊覽庭闈恒方寸精爽無異平日甲子秋呼諸俾圖進取詰辭以他

事不忍行促之再三迺涕泣而別明年趣子璵囑以後事伏枕纔三日以四月朔遂卒距其生正統甲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先生與希元先生同出母鮑氏弟浩英出嫡母潘氏亞出庶母陳氏孝友天至有人所不及者娶汪氏有賢行爲良内助子男三長讓早世次郎詰謨女二適大里汪通判之子整孫男三世勳世烈世煕女三尚幼詰等以其年月日塟先生于某山之原嗚呼若先生之存心制行事業文章蔚爲當世之望而年位不稱惜哉舜民又痛先生之緒餘幸而有立者於先生之墓安可以無銘銘曰

璠璵之良琢而成器用之未竟毀此國瑞杞梓之貴斵而為梁詎若壯觀遽坼嶷傷青山峙德綠水流澤護此佳城千禩無斁

明故樂靜處士墓誌銘

處士名倫字時憲姓鮑氏徽宗繼人生永樂丙申自少性淵而靜不與凡兒伍每父母有所教及聞諸長者言輒不忘讀書知大義比長益莊重達於事理審取予慎交際有聲縉紳間嘗挾貲遊汴士大夫多所愛重若黃郡伯平韓文學忠文紀善俊允學者也處士審知中州非他地比命諸弟子姓相繼居貨焉累鏹鉅萬諸弟子姓受文史禮多士視處士益勤故河洛之士無間隱顯相與益廣上至藩府長貳亦罔不加禮則處士啓之也秦有善鍼者客于汴偶治狂疾得名人購其術靳而弗傳知處士爲人不苟獨授之處士益窮諸方得其肯綮不獨得其鍼也以治疾者輒奇效人以金帛酬之必不受曰此吾師之敎也鄉之人凡痿痺風攣者往往賴處士而瘳處士提鍼必誠必敬其

取穴必審度再三其進退左右淺深消息之妙又有自得而非
師授者中年即以家蠱付其子而優游于鄉不復出每佳節與
諸弟賓友交集觴詠屢日家教惟勤儉忠信鄉有忿爭者質于
處士咸得其平而退遇貧者欲鬻其祖父之產輒戒之或因加
周恤歲侵有
詔勸分乃輸粟于官受冠服德望益崇每鄉飲必延正賓席處
士多不赴惟成化甲辰冬一至博士弟子咸加敬而文以送之
里有龍山之麓地汙途濘遇雨尤艱行處士出己貲以石甃之
且作亭其中以休行者郡邑義之錄于志處士遇事斂華就實
尤嚴毅整齊雖微器尚置非其所必躬移之見者肅然不敢忽
時於別墅掃地焚香泬然獨處因自號曰樂靜老人年近九十
聰明智慧不少衰子孫孝養福祉之隆遠近罕比弘治癸[illegible]正

月十五日以天年終配蕭淑而明分卒初處士遊四方時翊贊其[illegible]家政無內顧之累是以克底于豐碩子一曰兆鳳[illegible]紹詩禮之緒女一曰工適大里汪壽寧孫男二曰欣曰權[illegible]整女三長曰玉適沙溪汪繡次俱在室曾孫男一曰學女一曰嬌嗚呼世之行藝福壽有如處士者誠不易得矣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人之生真而靜以靜樂得其性靜於醫工而聖靜於壽考終命蘊有家過者敬保爾後有餘慶

明故歐陽先生墓表

先生諱溥字廣溥別號樸齋姓歐陽氏其先居萬安之常溪十二世德祖府君始遷泰和曾祖以忠號五峯大父子譽号求誠號五峰皆有隱德鄉稱長者先生天資謹厚狀貌奇偉遇事侃

侃負直氣亭五峰及姚陳以孝聞處三兄若弟友恭甚篤表姪張祐者幼孤不能立先生撫之成人爲擇配祐卒撫其子又如之平生好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易爲文以理爲先名著遠近正統乙丑御史陳君貞韜僉憲唐君愼交薦之于朝試其學果稱授四川新津訓導既至敦德行明敎條循循誘人盛寒酷暑略不懈怠廟學傾圮至捐己俸倡而葺之由是新津士皆知學時巡撫大臣若薛公瑄李公匡聞其賢咸器重之故鄰邑若丹稜宜賓雙流南溪慶符高縣凡學官缺人皆委先生署其事所至[illegible]敎一如新津不以暫而苟且諸邑士子一時登科第者多出其門後値丹稜宜賓二邑學缺又檄先生攝其政丹稜路當要衝適天兵有事于貴州道經其地先生區畫應有方兵不乏餉民不勞擾其在宜賓廟學[illegible]陋先生欲易[illegible]

厥地廣其址乃具堂以闢擇允所請遂鳩工聚材創立之規模宏麗師生於是有所依歸九載當考績以丁丧守制於家天順戊寅服闋上京詣天官[illegible]奏其最遴義烏教諭教行化孚之餘立鄉賢祠以激風俗刻[illegible]邑王柳二先正詩文以範後人其用心亦遠矣成化庚寅[illegible]發源教導之心始終一致士之登科者視前尤盛至於闢庠[illegible]復射圃高門墻有功後學誠不尠歲戊戌以老辭歸越六年[illegible]卯卒于正寢卜葬沙龍之原厥子訓以舜民曾親炙函丈知先生所履之詳介其宗侍羅君瑨過士爲乞表其墓嗚呼孝于親友于兄弟恩育及于外戚先生之處乎家可謂仁矣[illegible]教化行攝邑事則政務舉先生之見用於世可謂忠矣仁且忠立身之大節無容議矣世之士福有倫于先生並有顯于先生

勛業遭遇有盛于先生求其行乎家邦實德無愧於先生者豈多見哉舜民受先生之教有日沭息殊深且厚縻祿于朝旣不能執紼一慟於墓表又安敢辭也故不揆將述其大略如此若夫先生之生偶卒葬與諸子孫婚適之詳則備載其冉從子福之行狀與其族子憲副熙之誌銘不及贅云

明故汪處士墓表

此歙西沙溪善福里汪處士紹吉之墓也其地是爲東山之大塢其初權厝于其里上三畝之原其族孫庠生本旣誌而銘之矣至是卜葬幾二載其孫繼懼處士之行實日遠無聞又請其宗人舜民爲文以表其墓道之碣處士諱眞生紹吉其字行義二宋右朝請大夫直秘閣若海公十一世孫也十世祖人鑑自吉城徙今居號西溪汪氏曾大父自強大父子祥考仕珍俱邦

仕姚鄭有淑德生子二處士居次兒時凝重不戲弄言動如老
成人稍長向學守禮族長老咸重之處士亦自淬礪思有以亢
其宗既冠以門單棄去爲商往來荆襄吳越者餘三十稔所至
無失德每有四時嘉味輒緘寄爲親壽交際江湖名士甚廣遭
父母喪一於禮事兄能悌處宗族鄉黨不詭不隨莫年殷富乃
家居不復出晨起正衣巾督僮奴各職其職夜則課諸孫讀書
史俾知義理與夫古今興廢兒子濂爲郡庠生賴處士資給勉
勵領成化丙午鄉薦處士貌奇偉性貞素外雖和而直氣之蓄
於胸中若不可犯凡祖塋見侵祭田見欺於人者必力復之乃
已平生樂施予視其力之所及里中貧而待處士以舉火者十
餘家弘治辛酉輸粟于官拜冠帶日與鄉之達者相徉乎山巔
水涯以疾終距其生永樂甲辰得壽七十有八配羅性行貞靜

子一適與女一詮貞適洪源王寧俱先處士卒孫男四長繹次郎繼次縞次給曾孫男四女二嗚呼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五者人之所難處士全而有之豈易得哉是宜佳城鬱鬱可保千禩也是宜過者之必式也是宜其子孫之盛繩繩繼繼受蔭於無窮也區區之文姑表其迹云耳

祭文

祭外祖耕公文時天民弟尙祭

青州流芳齊水衍慶其裘繼續詩禮涵泳公之家世何如其盛旣明而敏尤果而剛曰仁曰厚以慈以祥公之賦性何如其良蚤著孝友中勤公務晩遯林泉敦善勵俗公之制行何如其篤家世若彼性行若玆榮辱兩遠豐儉適宜棲栖千百誰能及之桂子蘭孫森森競秀而色而康謂躋上壽胡天不仁遽奪眞耆哀訃所及弔哭紛紛吾父半子吾母至恩哥攜諸弟匍匐踵門惟愚二人遠寓京國幸成宅相敢忘所出萬里一觴臨風泣酹尙享

祭先師敎諭朴齋歐陽先生文

先生之生詩禮華胄先生之器殷廟六瑚先生之中光風霽月
先生之表翠竹蒼梧方其處也嗜學不倦及其出也待價而乃
振鐸仕路幾三十載間攝邑事教行化孚不以冷官甘自委靡
宮墻泮廡經營是圖迨至晚年教導益篤寒暑一致曰範曰模
舜民不才早充儒士一舉不利遂改厥初親炙二紀朝暮左右
仰承啓沃大小精粗竊祿以來遄闕歸老曾幾何歲又爾云徂
棄官行服愧莫逮古心喪哀戚戚如食苦荼不揣蕪陋表于墓側
慙長詞促哀悃莫敷并緘此文瓣香是附千里一炷靈其知乎
尚享

祭封孺人炳廿一伯母程氏文

於乎伯母出自故家四德備具美玉無瑕伯父初年遭時之艱
輔佐者誰伯母而已諸兄漸長業亦頗昌大何伯父中道先亡

上事祖母下撫孤幼曰孝曰慈宜福宜壽凡堅猶第佐職延平
貤封有誥仰荷　恩榮得告歸省甘旨寬腆祖母耄年亦蒙
郵與吾父吾母恍豫且康謂此遭際家門之光舜民不才險夷
更歷兩度過家省覲顏色去年何年祖母既殂伯母繼逝豈命
也夫諸凡泣血茹荼斯苦姪輩阻隔涕泗如雨瓣香是馳庶蓋
亦登伯母不勝鑒此遠忱尚享

祭教諭袁君文

歲在丁未余黨南陲道出江右君適遇之儕人坐中乃獨見奇
謂將遠到是豈久羈余於是也蓋始識乎君之手儀明年戊申
余擢臬司比抵江右君則迓之笑譚之頃再敘舊知謂是風鑑
果如所推余於是也蓋益究乎君之襟期矧君胄出大邦身奮
學校歷儒官於兩邑任斯文之先覺位雖未崇道足自樂又且

子聡
玉牒之姻家受
國恩之渥胡為遥歸一疾弗作嗚呼以余之無似辱君一日之知而中心相孚實有過於莫逆之託則余於君之殁寧不愴然其嗟愕也哉茲致辦香用慰冥漠惟君靈之不昧庶凛然而如昨尚享

祭封文林郎唐御史邦達文

公之在家庭也敦孝友而去乖戾公之在鄉黨也崇信義而抑欺詐公之酬酢事變也在儔人之中而負超群之智公之剖析是非也在林泉之下而行公卿之事嗚呼新安故老多矣若公者蓋千百而一二者也矧于公之先世簪紱繩繩而公之諸子若姪若孫又皆科第接踵袍笏滿牀而其凡諸事業炳然煥然

在人耳目皆公之積累與庭訓所致也公之榮封爵膺褒崇享有百福不亦宜哉舜民辱公素愛又嘗親炙于令子教下去秋假道一拜以叙闊闊謂公之康寧雖百歲無恙何其一疾遽爾云逝嗚呼若公者固可以無憾若舜民於公者不能不悽然以悲而泫然以涕矣束香是緘庶羞是馳遙致炙雞絮酒之忱于萬一公靈不昧或克鑒之尚享

祭武昌尹仁一兄廷信先生文

嗚呼凡以英敏之資豐碩之器淹貫之學豁達之才發身鄉科作宰大邑人將望其勳名事業向盛未艾也何百年之期未及五旬百里之寄未滿二載而遽逝耶厚其稟而薄其施駿其足而蹇其馳豈天意耶或者替于凡之躬而將隆于凡之後耶不可得而知也舜民叅年既經寄教木凡昔引幸孫甲第守官江

右弗克奔訃茲者給由過家始獲哭兄之靈謹具一觴弁以此文奉告九原不昧尚昭鑒之謹告

祭洪鄭州文同年洪克毅乃父也

公之領鄉薦也僕始有生公之守桂陽也僕尚童齡公之改鄭州也僕忝科名公之歸田里也僕羈神京以至公之不祿而訃及遠近也僕方起謫宦刷提刑嗚呼若僕於公者地雖隔而宦同一郡生雖後而猶及一時也夫何心雖久乎慕藺而願亦遂乎識荊專門在三禮博覽在群書公之為學何精偉蹟在二[illegible]遺愛在萬民公之為政何平謹先祀裕後昆敦族屬公之行修于家庭念耆舊訓子弟恤貧窶公之德重於鄉評嗚呼公之為公如此此公之身所以超下壽而萃休禎此公之子所以登上第而沐

壁榮此從一聞公訃所以不能不涕泗以交橫雲山疊疊汶水盈盈菲儀馳奠寄鑒厥忱尚享

祭朴齋歐陽先生文

哭先生之訃者十載矣此心未忘先生之德官先生之邦者五載矣此際始謁先生之墓仕者濟濟隱者雍雍先生之諸孫何衆也兒之徒能羨其盛長者悽然幼者泫然先生之諸孫何困也感之未能庇其私所賴者先生之積慶貫深所幸者先生之家教猶在秘之久者發必遠否之極者泰必臨愚固知天之所以報先生者以其時考之當自今日始矣清醴在觴庶肴在俎先生之靈不昧萬一鑒之尚享

祭奎四兄守貞先生文

嗚呼吾兄其才惟備設施大略出人頭地嗚呼吾兄其德惟良

忠孝大節一生不忘嗚呼吾兄其名亦顯秋榜春闈海內爭羨嗚呼吾兄其位方崇九載三遷棘寺懋功以兄之才胡施弗究以兄之德胡報弗厚以兄之名胡壽弗長以兄之位胡祿弗昌二嫂擗踊諸孤哭泣旅櫬雖還相見何日兄産既薄兄蓄亦微保艾兄後天豈無知舜氏不肖兄愛兄敬聞訃千里空爾悲悼牲醴束香遥寄痛心吾兄有靈庶幾來歆

祭外舅江公恩庶文

惟公性行不凡孝友兼備詩禮以傳箕裘是襲公之早年其志已立買山而植墾田而耕支持門戶整頓家庭公之中年其業已成既壽且康無憂無瘁厦屋鼎新子孫滿目公之晚年其樂已足走也不才半子之親沐公之愛既厚且眞愧羈仕路省覲因循去歲之秋仰荷

恩命躬攜令女升堂拜慶公笑且迎其喜無竟是冬之任復過
公鄉公不忍別情話琅琅乃攜卮酒餞于道傍倏爾半年正切
懸慕哀訃遽來棄我何速徒與令女翹首望哭弦豢
恩寵將赴南滇草草一觴寄奠几筵冀公歆格少慰九泉尚享

祭奎十兄文

兄之稟雖甚孱而精神未衰兄之年雖已艾而未及耆老兄之業田廬雖粗有而伏臘猶奉贍兄之子長者雖克立而少者未有成兄寔未可以死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舜民同堂至親羈跡仕路遽聞兄訃其痛曷勝敬以菲儀寄奠兄靈兄如不昧必能鑒之尚享

祭劉方伯乃內李安人文

惟靈出自故家歸于儒族婦道雍雍母儀肅肅良人既貴勳業

正隆仲子復顯有父之風

鳳誥荷

恩魚軒隨任家法嚴約楷範遠近天胡不仁禍善未豐冢嗣訃至憂疾遽終凡有知者罔不驚惻矧我婣紳稔聞懿德滇水蒞蒞蜀山悠悠臨風一奠靈其知不尚享

祭吳憲長克大乃父母文

夫婦同體之人也世之伉儷修短異數離合異途不能同其同者多矣唯公與安人也以言所出則同故家以言所稟則同懿行以言乎富則同享其豐以言乎貴則同躋其榮以言乎子孫則同見其盛以言乎春秋則同臻其壽至要其終而言之則又蓋棺同時而閭里同哀焉嗚呼若公與安人者誠希世之一遇而非人人所能同矣茲等忝令予以同官聞凶問而同悼千里

緘詞同致非與靈其不昧尚鑒遐忱尚享

祭監察御史袁[illegible][illegible]公廷玉文

公之生也簪纓華胄公之出也伯仲賢科公之儀表也溫然美王之無玷公之胄次也湛然止水之無波公之官行人也周爰諮諏而罔失公之遷御史也獨持風裁以不阿公之按節南滇也臨民以寬馭吏以嚴而邊徼爲之清肅公之督學京圻也較文以經率行以身而士風[illegible]以漸摩於歲若公者誠閩中之間氣海內之佳士同列之冠冕後進之模範也天胡不仁從公之壽使故舊遽聞訃而涕泗之滂沱其等忝令兄以同寮懷盛德之不磨哀辭載緘非侈載乾萬里一奠傷如之何尚享

祭謝憲副廷獻母王孺人文

惟孺儒門是出宦族于歸貞靜克守勤儉不違相夫也無牝雞

晨鳴之誚愛子也無靡花爲絜之譏曰福與壽天之所厚曰富與貴人之所希何晉發之遲沉遂與世而相遺某等忝令子以同官稔壺範之獨微觴以清醴俎以菲儀臨風酌奠靈其格思

尚享

祭鄧少參廷昭文

嗚呼公之家世何盛也詩禮傳芳公之伯仲何賢也功名顯顯公之學問何博也曾典文衡而允協輿論公之才猷何裕也歷歷中外而政聲洋洋既進秩於崇階益效勞於遐方和氣藹乎春育雅操凜乎秋霜何奇疾之弗救遽瞬刻而云亡嗚呼去歲哭季方兮又哭元方兮而涕泗汪汪甘井每先竭直木每先伐兮而德音茫茫某等半託通家情匪泛常列蔬于俎崇酒于觴倘神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嘗尚享

祭方伯盛廿三叔止齋先生文

嗚呼吾叔之材也杞梓合抱不足以言其良吾叔之行也精金百鍊不足以言其剛吾叔之器宇也夏瑚商璉不足以言其雅重吾叔之度量也長江巨浸不足以言其汪洋吾叔之於麟經也不啻庖丁解牛而烘鑪中之雪吾叔之於科名也不啻壯夫拾芥而探囊中之藏吾叔之擢秋官也覽諸司之斷案吾叔之遷外臺也肅百僚之紀綱吾叔之陟方伯長大藩也可卧以治而一面之寄無忝吾叔之躋廊廟登台輔也可坐以待而四海之望未償吾叔之命也嗟止於下壽吾叔之終也痛羈於異鄉吾叔之愛也情獨非常而纖毫未報吾叔之教也言猶在耳而中心莫忘吾叔之旅櫬遠歸恨莫臨也揮涕泗之交下吾叔之神靈不昧睽遠恍也酹萬里之一觴嗚呼尚享

祭鄭誠齋文鄭貳守廷瑞乃父也

人願多壽康寧爲難公年八十動止則安人願多富不仁爲務公蓄雖豐好禮則篤人願多男不肖爲憂公子六人皆如仲謀人願居官祿薄爲慊公丞劇邑哦松何忝凡此數者人鈌公全尤得内助偕老泰然郡倅縣尹消息兩好期公少延赤子承保胡爲不疾遽爾云亡遠近聞訃孰不痛傷生等仰德深於黎庶敬馳香帛哀悰所寓公後方盛公目必瞑九原有知鑒此遠忱

尚享

祭亡室江宜人文

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人之生後余一歲歸年甫十有九相守及今更伏臘僅三十有二余與歲出致鄉薦比入仕籍隨餘奔走中間睽離之日居半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

人幼失恃賴祖父母嚴父之訓以成而秉性端方存心孝謹[illegible]
主中饋奉余重闈撫余諸弟處余諸弟婦愛余諸姪子女未始
斯須失禮余素貧宜人勤儉以相補助未始常懷不足余自束
脩及俸祿所入並以奉親及均于諸弟宜人未始少吝比承
封誥珠翟袍服宜人必先求奉余母而後其躬人視宜人貴矣
而宜人平居不易寒素嫁二女娶三兒婦徵聘奩儀之類未始
強求其備如宜人若天當與之壽俾享多福且俾余終身獲內
助之良詎天何庚申之夏余母不幸即世宜人歸自滇南哭臨
不月餘遂疽發遍體及余持服繼歸方苦如茹荼而宜人且呻
吟在牀褥庸豎砭灼體無完膚淚眼潸然孰忍顧視既而寒月
少瘳暑天必發雖髮落指攣目昏齒脫然疽勢少減去歲余赴
銓曹奉

璽書整飭兵備兼理賑濟羈此踰一載政拙勞悴不遑將余父而兒於宜人乎意者宜人罹此殘廢或可延年不謂家僮馳報宜人遽棄余而逝以從余母於地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家廟謂宜人易簀時略無纖芥私積以遺兒女輩是宜人至死不余欺矣余非輕薄夫婿安得不哀且痛也又謂宜人宣言以不能終養余父爲一不周以不及與余永訣爲二不周以未見慹兒畢娶爲三不周以未見幼女寶閨及笄而嫁爲四不周嗚呼宜人又獨不爲余思也耶余既踰艾矣無他婢媵欲再娶則忘宜人爲不義且使兒女輩難必繼母之慈一難處也欲不娶則中饋缺主慹將成貧而寶閨尚垂髫孰其撫之二難處也娶孀婦則失節不可以配身三難處也娶處女則老少不齊或貽累身後四難處也宜人有四不周之嘆而余有四難處之慨噫人何

迢遞棄余而逝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公府非號慟之所含淚爲文俾家僮納致几筵否則取之行篋帛則俸絹之一牲醴庶品則俸錢所分俾思鞏就家營辦宜人有知鑒余方寸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享

祭于千戶文遠文

嗚呼公何遽厭世而長逝耶自公之逝也世之富而好禮者必不可得而多見矣何也公生年七十有一自成童時志已超越矧又襲世官之美享常祿之崇抱倜儻特達之資習說禮敦詩之教生財有道未始妄爲用財以義未始少靳惸獨有賴公以贍衣食者儒素有賴公以資出處者節義之立有賴公以周全者危急之阨有賴公以拯救者道途有賴公以通橋梁有賴公以濟者孤有賴公以相託事有賴公以相成者款賓不憚其煩

取友不辭其遠又有類公以延其譽者人曰好名公所不顧人曰矯衆公所不恤如公者不謂之富而好禮可乎方公之存也未見者罔不慕公既見者罔不敬公愛公矣宜公多得福壽於天而長得感佩於人可也顧乃壽未及耄也而遽逝逝未及久也而不逞者遽相忘以激公之骨肉而興訟是豈其本心哉曰利之而已推是而言則存之所以慕所以敬所以愛者又豈其本心哉亦曰利之而已今而後吾知富者寧爲守錢之虜而不貪好禮之名理之必然也雖然利在則敘利分則止乃人情之常而公之德在人者終不可泯今而後吾又知公之名益彰公之子孫益安武者功延而人不疑文者名成而人不訾矣此柳子厚所以賀王參元之失火也僕忝族姻非利公者亦非忘公者瓣香束帛喋喋以告用慰公靈于九原公如有知當悲哀[illegible]

尚享

祭唐希凱先生文

舜民弱冠在先生之西塾因治經於犍從令兄寧波別駕先生遊時金昆玉季俱已領鄉薦三傳之精為遠近所宗先生不厭之教施及舜民者無間彼此舜民坐春風中餘兩月視朱公掞程門辛曰深矣既而先生第進士治樂清宅憂以還舜民亦緒餘忝科名具員行人此先生從吉治唐遂擢御史舜民又忝接銜未成化丙午舜民按陝右忤權貴遠謫滇南別駕先適在寧波政聲大著先生按廣右激揚振肅風裁凜然夫何罷復作先生旦以直道謫外任獨喜令子君錫早以家學領鄉薦為可慶也弘治乙卯舜民以江西按察僉事朝賀還過郡邂逅一拜不得又親炙明年舜民叨副滇臬別駕先生方致政

先生遷桐廬未幾亦遷謝病歸越又四年是為庚申舜民不幸

下先母憂既襄事及祥專謁庭下先生竟以痿噤不及見獨別

駕先生艫艣賜款使舜民抱恨而退然聞先生食飲不減平素

方寸精爽先善靜坐別駕先生暨群從致政憲僉令弟輩昕夕

省視疾及休戚有所感亦往往能從容出一二語舜民謂天或

厄先生之體而清先生之心以延先生之壽也茲自山東晉轉

福建棒檄南來庶可徑謁寢榻以叙恩義之私于萬一不謂舟

至武林而哀訃遽傳也嗚呼才大而用未究器宏而位未充德

盛而壽未永業建而施未溥然先生之名立矣先生之後昌矣

豈天於先生限之以一世之短而縱之以百世之長也邪束帛

瓣香俎肴壺醴敬陳薄奠哀痛奈何尚享

告亡室江氏人文

嗚呼宜人不可作矣予去冬在彭城聞宜人訃哀慟之餘聊馳薄儀俾恩等奠于儀狀不足以泄情恨茲幸家恩長憲聞泉隨牒過家始得拊几筵一哭哀腸割裂痛如之何且以之官有期中饋無主兼以幼女無所依歸不得不聘繼之松源鄭氏以相繼敢此奉告嗚呼予與宜人昔同苦甘今祿稍厚而宜人乃不及同享結髮之恩安能忘背嘗勗後人慈前子女以慰宜人于九泉宜人有靈幸默佑之尚享

祭鮑貞外良用文

嗚呼惟敏而才俊器宏而識遠忽焉頹然而身貴天於吾子付畀可謂厚矣爲子孝爲臣忠居家睦晉官理吾子於天亦無負也詩慳五十秩阻五品女雖夙成男則早卒天於吾子保佑可謂薄矣前有承而後無繼仰有賴而俯無依吾子於天寧無憾乎嗚

呼天道遠不可得而知也謂其無意於吾子邪何如此之厚也
謂其有意於吾子邪何如此之薄也所謂福善禍淫者何以爲
也區區於吾子有一日之長辱與良厚自聞訃以來每恨不得
叩彼蒼而詰其所以然之故兹者隨牒過家又恨不得拊棺一
哭徒洒淚而已雖然側聞吾子有遺腹焉天道之不可知者
有望於此也夢熊之兆弄璋之慶天將薄吾子於生前而厚吾
子於身後九原有知亦可以瞑目矣臧香素帛臨風馳奠吾子
來格鑒此哀悃尚享

靜軒先生文集附録

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予同年進士布列中外者多以才望推重于時婺源汪公從仁又同年之望也往年以御史謫官徊翔外服者餘二十年比來始用薦連擢至副都御史方將大有建明而遽以疾卒聞者皆惜之予知公最深惜之尤甚不獨以同年之好也公之先出唐越國公華大中間有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柱國濟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徙三吾鎮其子中元始家婺源之大畈公諱舜民從仁其字也曾祖彪祖桐父魁封奉政大夫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母游氏封宜人公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試明年登進士試政工部使

滑府治

妾在王妃葬事以歲歉奏減夫役之數民甚德之奏復除行人司行人秩滿擢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尋真拜巡按陝西甘肅等處舉賢刺奸一歲間章奏凡二百餘上時權貴人有不法者公條具其事劾之所部肅然從父奎任御史被

逮撲公躬扶掖之爲人所指摘謫雲南蒙化衛經歷或勸之分鍾公曰此官亦不負吾但求無愧於心耳既抵蒙化守臣有大事不能決者必以屬公弘治元年陞東莞知縣未上擢江西按察僉事在任七年清軍者五務隱剔弊尺籍不缺而人以不冤其法人至今守之初公清軍一載當代巡按御史薦公所爲因奏委爲雲南按察副使提督屯種先是籍册蕩廢公清理有方凡沒入者雖勢家亦括之歸於官築陂塘以興水利軍民被之時按察司缺正使公攝堂事兼理三道案牘填委裁決如流

毛恭政科都副使炳以邊事奏訴久不決
命京朝官按問委公同勘公引嫌辭使者以在朝諸人皆曰可
強之乃行不以私情屈公法事遂決孟養遺孽思六叛據金
沙江據孟密安撫司地藩鎮諸公奏
詔擇清強官往撫之僉以公舉公冒瘴癘親入其地諭以禍福思
六遂服十三年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道聞涔宜人訃奔哭而還服闋北上會淮楊大侵
朝議以賑濟者難其人吏部尚書馬公文升戶部尚書侶公鍾
巡撫都御史張公縉交薦公素有風力遂改注山東按察司擧
領其事兼督捕盜賊兵部又請
勑公兼理徐州一帶兵備
命既下公曰百萬生靈張口待哺生死決於旦夕吾行其不可

緩即日單車就道百方振恤食不下咽時庫無積鏹廩無儲粟一切出納皆以便宜區處不急之徵具奏停免秉燭視事恒至夜分管內飢民之賴以存活者百二十餘萬人流亡復業者八千餘户外郡流移之賑給者亦千餘人其他掩骼埋胔醫療貧病者不可勝計

上嘉其功晉福建按察使屬縣福清盜竊官庫分巡官蹤跡之有怨家誣三十餘人坐罪公察其枉即日召捕渠獲真盜誣者抵罪夏久旱禱之不雨公聞有司用法刻深逮繫滋蔓瘐死者衆愀然嘆曰此其徵也乃躬蒞福州郡獄有其冤抑者流若徒以下即時論決屬縣聞風翕鶴遠近稱快遂大雨三日崇安縣武夷宮櫃藏仙人顱骨以爲珍玩事載郡志公以其惑人非是骨有傷天地之和檄所司埋之山巖遷河南右布政使未上轉

左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居一月例召開京未至改理南京都察院事將冒暑北上得疾卒於河間府之青縣公北上時予適南去避近境山道中停舟登岸傾蓋烈日中對語者久之別未幾而公之訃至矣柩過淮揚百姓皆頂香泣送曰此往年活我汪副使也賣菜小民亦登舟拜哭公早慧警與從兄大理寺正堅論天下事從父陝西左布政進奇之曰亢吾宗者在此子甫成童即授徒給家館人見其衣敝爲吏之不受及入仕俸祿餘貲咸以奉親無所私蓄初在江西嘗迎僉憲翁與游宜人就養後任福建仍奉僉憲翁同往仕者榮之諸弟子姓資性可教者皆延師教之二弟天民濟民弟子思皆舉鄉試公爲人重風節發言舉事必依於忠孝仁義與人交有始終卑幼者相接亦長揖盡禮至有過必規誨之量有容被部所至民

有遊訴者禁號至絕公語公第諭令叶實無所惟問御吏嚴肅
嘗譏廣信某知府贓罪除名其人不以為怨比公去任仍投詩
餞送其用法之服人類如此平生好學公退靜坐玩味經
籍雖輿馬出入書未嘗去手為詩文作字皆有師法人有求者
晝夜酬應不倦或諷以黃老養性之說公曰古之聖賢憂勤惕
厲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未聞其以勞苦喪身也及門
之士多成材者若鮑員外楠許知縣龍劉員外台胡郎中雍輩
皆顯庸于時一日與學士程公克勤辨朱陸二家之學以其所
集道一編及心經附註尊德性齋銘下附註不當崇陸而抑朱
謂朱子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為修道凝德之大端是平生用
力處其改道問學齋為尊德性特以警學者之支離耳豈不可
以此為左驗而合二家之道為一也又曰淳熙二年呂東萊訪

朱子於寒泉精舍相與講周程張子之書撥取其切於日用者
為近思錄録成送東萊過鵝湖而二陸來會議論不合賦詩相
諷是朱子之學與二陸不同曉然可見又曰昔楊墨在當時亦
非不賢者但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故孟子距之甚嚴二陸一時
大儒誠不可以楊墨並論然專以尊德性教人似非孔子博文
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廢學況其論議見於文字間者曷嘗
語不自學問中來顧乃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乎程公卒服
其論公所著有靜軒行稿校正胡雲峰文集類編治鑑綱目徽
州府志文集奏議各若干卷公凡再娶元配江氏繼鄭氏俱有
賢行子男五江出者四思惠愈勳鄭出者一憑遺腹子也女四
人長適游文祿次適詹法次許聘孫輔之次尚幼公之卒以正
德二年六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大

畋南一里汪溪潭之原與江宜人合先事愈自婺源走數千里來京師請予文立石墓道予諾之未及為愈待於逆旅主人者數月每晨起候予拱立門外予祭之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其情可念是亦可以覘公之所為教矣乃作銘文曰

新安之汪本唐越國世有顯者亦世其德中閟不發以及于公明經制舉執法殿中出按西陲條奏利弊黜其貪殘百司以治西人頌之曰真御史厥聲四馳禍亦始此謗道之行如疫戶庭不遠而復憲秩屢升屯籍伍符考其登耗曰食曰兵隨試輒效江淮阻飢公往食之肥瘠起仆惟公寄之乃正廉訪再轉方伯撫綏襄漢流人有宅無何召回冐暑疾征留臺命下旋復南行公之無祿善者興嘅何年之嗇不與才對雖嗇其年其存者又平生自立庶幾不朽有子而亡以世其家

食舊德者其在此邪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熊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熊
經筵官新都楊廷和撰

先兄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靜軒先生家傳

先兄諱舜民字從仁世為徽州婺源人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
上世文勳武烈具載家譜六世祖東湖府君在勝國時以文學
鳴所著有東湖餘稿曾祖澀菴以吏攝縣事有陰德及人祖桐
早卒家君僉憲公以遺孤克自樹立讀書種學以續東湖之緒
與先母宜人游氏隱居不仕俱以先兄貴受

顯封賤兄弟五人先兄居長先兄之在娠也先宜人夢堯舜引
童子入室覺而生先兄僉憲公曰此堯舜之民也因定名云先
兄自幼氣宇凝重受學家庭聰穎駿發若不可制識者已策其
不凡年十五六褎然爲塾師已而從歙唐御史希憕治春秋
時族父今致政副都御史文燦故左布政使希顏從兄大理寺
正守貞族兄武昌知縣廷信相繼起科第先兄益自奮勵學底
化甲午以儒士應試南畿不利入邑庠爲諸生丁酉與族兄景
高同舉鄉試戊戌舉進士使
魯府謚
安丘王妃葬事以歲荒奏減功程之半民甚頼焉蓋先兄筮仕
即有志當世如此既還
朝授行人司行人移祿養靚三載當受

勑上疏乞移封二親例格不果
朝廷揀選風憲先兄以驅幹小弱不與例物議騰沸以爲用人
其賢於是都御史豐城李公裕吏部尚書南城尹公旻復加選
選以
聞特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即日奉
璽書往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印馬侍郎康公用和嘆曰從仁以
試職差印馬以才見重故再尋實授奉
命巡按陝西甘肅極邊境多事先兄職思其憂蚤夜孜孜以振
風紀章奏之上從無虛日鎮守中貴人有怙勢不法者先兄劾
罷之郡縣小吏多自引去張掖地方旱及二載先兄辯死獄有
老囚九人在獄二十餘年更數官疑不能決即平反出之遂大
雨三日甘州人騎驢出爲盜所殺莫得其屍有蜂飛迸案下先

兄祝之曰寃魄有靈盍引去死所少頃蜂飛止一土塚發之得
屍焉遂服辜人以爲神時大司馬河州王公竑致政家居語人
曰汪御史行事近来所未有且作頌以美之先是族父文燦嘗
御史上章論權貴被
廷樸先兄寔與其事至是復以中貴人之憾有
旨降一級調邊方外任遂謫雲南蒙化衛經歷吏部降牒至擊
昌或勸之上疏自明先兄曰吾知盡職分耳官之崇庳安足較
也遂治裝東行所活死獄九人者各繪像頂香走送百里外
孝宗皇帝登極改廣東東莞縣知縣未到任吏部尚書三原王
公恕復奏其才行卓異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先兄自以受知
朝廷益思盡職分巡諸道急於洗寃澤物一日公署中有旋風
從空攤下移時不止家人走報以爲鬼怪先兄曰此必冤

州解來因犯有究耳即獲讞得不死者十餘人死獄遂止唐信
除太守貪酷受贓殺人賄結權貴莫敢有訐之者先兄行部至
廣信遂按其罪上
聞革號職以去累承部檄清理尺籍先兄持法甚嚴而濟以仁
恕行之人呼曰汪青天部使者交章上其績給由赴京都御史
武進白公昂署其考曰昔遇事變而益堅所守今僉憲司而克
盡厥職人以為當
詔予誥晉階有戎險一節之褒得封父母妻如令冢宰王公奏
擬先兄大理寺丞時大學士瓊州丘公濬與王公不合諷太醫
院判劉文泰妄奏王公陞陟不公遂不果王公既上章辯明即
日致仕去寔以先兄之故丙辰陞雲南按察副使奉
勅普查屯田先是戎方冊籍不存屯政弛廢利入權要先兄一

一清理役之且建屯田分司以貯冊籍俾有所憑考賡築陂塘以興水利時按察使員缺先兄屢視篆署政兼理諸道案牘山積日不暇給孟養思六叛盟過金沙江擄孟密安撫司土舍思禄貢章蠻莫等處地方爲患邊徼

廷議詔鎮巡大臣推舉清強官員往撫諭之鎮守黔國沐公暨都御史豐城李公士實首以先兄舉先兄遂合衆帶甲萬人深入夷境諭以

朝廷恩威思六怗服以去庚申奉

萬壽聖節賀表北上中途聞先宜人喪奔哭南還治喪一以朱氏禮不用浮屠及服闋入

朝值淮揚徐等處大荒人民流亡過半都御史晉陽張公縉戶部尚書鄆城侶公鍾以先兄與按察副使李瀚俱有風力奏請

簡命一員往理賑濟

命下吏部冢宰鈞陽馬公文升奏稱先凡練達老成堪以委任

遂銓注山東按察司副使

廷授璽書以行時所屬郡縣庫無積鏹廩無儲粟而民饑丐夫乞婦菜面柴骨滿道路皆掘草根剝榆皮爲粮死者相繼先凡憂形于色食不下咽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奏請鹽引権商納課給過銀五十餘萬兩而淮揚徐府州縣衛凡四十一所待哺之口嗷嗷不給又上疏乞停漕粮以慰倒懸渴望語益痛切所至設糜粥以活殣殍給耕具種子以遂生業撫摩招徠人稍少安蓋活饑民一百二十餘萬人復流移八千餘戶賑給外郡流移五千餘人其暴骼露骨經先凡爲之埋瘞者不可勝紀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以凶歲盜賊生發又奏請

降勑委先兄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公務叢委恒以夜分秉燭視
事乙丑擢福建按察使福清縣有盜發官庫分巡官案驗有挾
仇誣服者三十餘人獄既具先兄廉其枉即日命捕真盜
而盡釋誣服者一省稱快夏旱禱之不雨時福州獄逮繫者株
連累數百人多疫死先兄曰此非旱災所由致乎躬臨白其寃
枷流徒以下即時論決之獄爲一空天遂大雨頌聲載道丙寅
今上登極進河南右布政使八閩父老攀送不及遠尋進本司
左布政使未至汴城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書撫治鄖陽等處鄖陽當河南湖廣陝西三省之衝寇盜不
時以起先兄既至安集人民簡閱士卒地方以寧未幾有
旨召回至河西務得報改南京都察院南京
祖宗根本之地風憲之長必選其人蓋

朝廷於是駸駸有柄用之漸矣先兄既拜
命而南舟中忽疾作至河間府青縣病革時正德丁卯六月十
四日也柩過淮揚徐百姓號呼曰此昔日活我汪副使也爭奔
走拜哭先兄屬纊時有電光繞舟踰時不滅而故鄉有大星隕
于芙蓉峰下鄉長老誌于壁曰某日星隕當有賢人厄焉其時
正先兄歿日云先兄為人勤敏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
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然沉靜簡重不事矯飾自號靜軒平居
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至於議政論禮則正色昌言若不
可犯性至孝在江西迎僉憲公及先宜人就養者一載在福建
迎僉憲公就養者又半載撫諸弟盡友愛俸入俱無私焉與人
交緩急周至不以存亡易心居官三十餘年不治田宅不鬻女
侍而資給其身其學該博於書無所不讀初任行人職務清簡

大肆力於古文辭是後歷敭中外公暇手不釋卷所養益充碩
爲文尚理致關世教務去浮腐詞清新有典則作字端楷每簡
札往還精筆細書至作家報亦點畫整潔晚愛八分書筆法遒
古凡有求者酬應未嘗少吝其在官體恤人情不事鞭扑而尤
長於剸繁理劇凡案牘文移手自爲之吏胥無所容其奸祈蔽
暑雨儘指汗膚人弗能堪而先兄獨不倦故所至輙樹聲績而
爲時望所屬如此及門之士多所造就若故員外郎歙鮑楨知
縣許龍及今吏部考功員外郎四川劉台北京胡雍兵馬[illegible]
湯幹同知濟寧趙楫舉人山西王汝敬雲南楊薺暨華皆顯于
時弟天民濟民姪思接踵科第子愈遊庠皆以先兄家教所致
嘗與程篁墩學士辨朱陸之學程學士謂陸子以尊德性爲重
而謂朱子晚年自悔其支離之失蓋從陸子之學乃若其說爲

道一編刻梓淵傳先兄以其不當尊陸抑朱而謂尊德性道問
學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乃朱子定論其改道問學齋爲尊德
性所以警學者支離耳朱子尊德性又道問學體道之功得其
全學者當以朱子爲正陸子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以教
人異乎聖門博文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廢學矣其道不可合
而爲一也往復數書幾千餘言程學士卒從其說後先兄赴闕
過建寧朱子闕里檄有司改景星慶雲泰山喬嶽牌額爲尊德
性道問學蓋以朱子體道之功所以垂教萬世者寔在於此論
者以先兄學識淳正德器深遠充其所得直將以柱巖廊建功
業而賦命不永位未及以究所施功不足以盡所蘊嗚呼惜哉
先兄所著有靜軒行稿二卷雲南蒙化府王通判刻梓校正胡
雲峰文集若干卷本縣監知縣刻梓增校類編治鑑綱目若干

卷江西本司刻梓蔡脩徽州府志若干卷本府彭太守刻梓俱已傳世平生詩文并奏議遺稿誥襮俱未詮次藏于家先兄爵
京堂三品例賜祭葬子恩輩擬據典禮上
聞以竢
特恩于異日平生所不朽者或可少慰矣生民竊念幼承先兄之教親雖兄弟義猶師生方將頼以成就而一旦不幸至此至親大義抱痛無窮而才謭詞絮不足以發勳德之萬一謹撫其槩爲傳附之家譜以示子孫若其他生偶履歷之詳則先兄之子庠生愈有狀行將乞銘于
當世薦紳大人當有名世之筆以紀載者兹未及悉贅云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春二月朔旦弟汪生民謹撰

靜軒先生文集附錄終

靜軒先生文集後序

靜軒先生文集若干卷留守中丞汪公所作也公著作甚富是編遺稿舊多傳錄爲人所匿其僅存者乃子愈謙之所裒集也公既沒之二年節推西蜀張公見之愛重不置命阜重加選拔

校刋以傳已竣事皐當有言于末簡於戲文豈徒爲哉古今作者言人人殊歸之辭達而道明耳辭之弗達信不工矣非以明道雖工弗傳也故語道則文以理爲主語辭則文以氣爲主氣也者天地之精而山川之靈也

洩精炳靈人得之以有生畀之者同養而充之存乎其人焉耳世之文人得諸天分類皆山川異氣然利趨而欲征徒自斲喪往往刻意古作能不支離於道者幾希公爲吾新安婺源人大好山水發爲清淑而公寔鍾之

自幼端靜開敏博洽善記十歲
通毛詩後從阜族父別駕希元
先生業春秋未數月問悉究肯
綮遂領鄉書登甲科拜大行擢
監察御史抗疏執法不避權貴
謫官滇南九死不屈隨起僉憲
荐長藩臬以至中丞出入

朝野夷險一致生平不私俸入不蓄女侍寡玩好節食飲雖政務倥偬手不釋卷其所培養之者厚矣故凡興致所發或應酬所需若不經意而機軸渾成蓋氣充而理自到辭達而道明也竊嘗評公之文莊重縝密如端人

正士衣冠儼肅容止異常無間
膚賢自生敬畏其詩明快閒雅
如良將治軍號令嚴明紀律整
齊開合奇正觧不如意嗟夫文
章公之餘事也而其學養氣乃至
於此則其遠且大者然[illegible]可知矣
奈何留臺

命下而蓉峰星殞舟尾電光弗克究竟所施俾文章与德業相輝增重山川於悠久也惜哉公之遺稿得讒之以永存是謂能予矣節推公惓惓為斯文不朽計誠吏而儒者也獨愧臯之庸劣無能為役竊有見於公之制作

其得養氣之功爲多故特於此
三嘆而致意焉以告夫同志者
皇明正德辛未十月下浣同郡後
學生新菴唐皐頓首拜書